

一种天下观的世界政治哲学¹

赵汀阳 著
郭泽民 译

一、一个非世界或失败的世界

我们所谓的*世界(world)*，如今依然是一个非世界。造物的这一角——我们的地球尚未成为一个大同之世界，而是仍旧沉陷于霍布斯的(Hobbesian) *淆乱*中。这一切，皆因为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为四海普遍接受的政治机制所管辖的大融合的世界社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政治上一团糟糕，可从地理意义上而言，却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世界。政治不能统一，这意味着普遍的政治大同仍然无迹可寻。这样的大同世界，非得有一个世界性的机制加以统一组织和管理而不能实现，而机制本身则必须建立于一种全球的政治哲学之上。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试图将世界归于一统，要么是尝试建立世界性帝国，要么是实行国家结盟（不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稳定合作的问题），要么是追求康德主张的*永久和平*，要么（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寻求*协和万邦*²，却始终劳而无功。这些努力的失败，不是由于人们动辄提及的历史灾难和局限，而应归结于一个全球性政治理念的缺失。“国家”政治概念，可说是人人熟稔，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了民族国家该当采取怎样的行动。然而，对于“世界”政治概念情形却并非如此，究其缘由，是人们不清楚当该为其采取哪些行动。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一个*失败的世界(failed world)*而非所谓的一些*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而在一个失败的世界里，是绝没有一个国家能得以成功的。

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曾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1966: 17): “为何迄今不见一个国际理论面世呢?”四十年后，它对我们此处讨论的问题可谓密切相关。怀特认为，人们所见到的只有仅仅构建于国家层面国内政治基础之上的所谓“政治理论”，外加一些关涉国际“力量平衡”的隔靴搔痒式的花哨粉饰，而不见什么贴切有用的国际理论。其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国际性。作者以为，倘若怀特听闻过中国的世界政治理念，即注重于“*世界性*”(worldness)而非“*国际性*”(internationality)的“天下”观后，他一准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也许，为了契合于新的全球化语境，他的问题可以改作：“为何不见一个世界理论面世呢?”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世界政治”这一说法已日益流行，人们也认识到其意义所指远大于“国际政治”。这一变化来得缓慢，不过却意义重大，即使其对政治的理解算不上是什么创设。对世界政治的阐释，现今仍然秉承着国际性的框范，所以“世界性”的思想依然缺失。而在世界共同的福祉不能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福祉之前，一个世界理论是无从谈起的。

一个现代*世界体系(world system)*远不只是一个*世界的制度体系(institutional system of the world)*。一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于《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里指出的那样，一个世界体系始终是帝国性的宰治。

¹笔者的天下观理论2003年在中国以论文形式发表，2005年结集成书，此后引起了许多评说和议论。对于各种评论和批评，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新近成就的本文是对该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²尚书 第一章“尧典”

换而言之，就是一个或一群强大的民族国家对力量弱小的国家实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不妨说，一个世界体系，其统治本质上是帝国性的，是由力量主宰一切的帝国观念演化而来。如今，帝国主义已被确凿地证明为不是世界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盖因为它是凌驾于世界之上，而不是为世界所有、所享，或所治的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其目的是推进共同的福利，而不仅仅是一些强势国家的利益。

哈尔特和内格里（2000）雄辩滔滔地论证道，新兴的帝国将是一个全球性帝国，通过推行全球化和扫除一切条条框框和界限，它会承继并重塑类似古罗马那样的帝国。然而，有一点我们务须明白，复杂的新兴帝国所承继的不仅有古代的理想，更有现代的帝国主义和文化普适的基督意识形态。美利坚帝国正力图重建这一观念，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可能的危险，造成以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以自由的名义毁灭自由这样一种背道而驰的咄咄怪事。³让世界朝着这一方向迈进，怕是会大错特错。

况且，即使一个帝国统治了全球，也不会开创出一个一统的世界。统治世界并不意味着拥有世界，这是中国人所主张的政治哲学。统治世界只是表明占有了地理意义上的土地，而不是占据了天下人的心灵。因此，就精神意义上而言，统治者永远也不会获得这个世界。世界只存活于人民的心中。换言之，唯有得到这样认可的才称得上是世界；而要得到认可，就需要创建一种普遍“和谐”的政治体制，以便成功地解决天下所有人民之间共同协作的问题。

由于缺少充分的新理论准备，全球化正将我们引入一个模糊不清的新时代。它继续维护着民族国家的利益，不但没有促进共同的福祉，反而实际上强化了国际间的冲突，其结果当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世界政体。倘若全球化继续为“文明冲突”、“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些美国人炮制的错误观念（正是这些观念非法地将美国在世界引发灾难的主导地位加以了合法化）所误导，其结果将会造成一个失败的世界，那样只会远比单单的失败国家更其糟糕。

历史时常会误入歧途，从而让我们美好的意愿化为泡影。然而，一个世界政体无以问世，究其根本，是因为对把世界作为世界（*mundus qua mundus*）的政治思想的无知，是缺少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而非一个个民族国家看待的政治哲学。遗憾的是，当今盛行的思潮无外乎普适主义（实际是服务于最发达国家国家利益的极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多元主义（本而言之，是欠发达国家保护地方利益的抗拒性民族主义）。这样的语境阻碍了世界和平进程，损害了共同利益，破坏了相互间的发展，令纳什的均衡（Nash' equilibrium）完全落空。它所反映的只是世界具有的种种国家利益哲学，而不是着眼于代表共同福祉的世界的哲学。

着眼于世界的哲学与世界具有的哲学之间的差别，与判别一种世界观的正当性密切相关。根据各自视野的不同，任何人都会形成一种自己的世界哲学。同理，一个国家也会拥有一种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世界哲学。可是，我们却需要一种代表整个世界说话的世界哲学。鉴于我们拒绝从世界的视角看世界，世界也就不可能存在。世界政治的失败，实质上是哲学的失败。因此，问题也就在于如何从着眼于世界的角度来照料世界。

所以，这正是讨论中国哲学体系里“天下”世界观的上好时机。天下观提出于三千年前，但迄今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西方国家所知晓。该理论在古代中国未能得到充分的阐发，但依旧是潜力巨大。在本文中，作者力图证明，一个更新

³美国选择“先发制人的打击”，标志了一个军事帝国主义和世界纷乱的新时代的到来。

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此外，作者还将提出一个对政治问题进行哲学诠释的新框范。

二、以世界问题为起始的政治

天下体系的创设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大约三千年前，周朝经过一场军事行动取代了商朝，创立了行将历时八百年的王朝。它造就了一场政治革命，建立了一种与希腊城邦（*polis*）全然不同的中国政治。与前于希腊城邦的欧洲十分相似，中国在周朝之先也是没有政治（中文字面意思是“正当的秩序”）可言的，有的只是武力统治。不过，当希腊以城邦问题开启了城邦政治的同时，周朝创制的“天下观”则表明中国相应的以世界为视角开创了世界政治。这种情形发生在文明的早期也许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它来得过于前卫。但是，它的的确确就发生了

导致这种情形发生的是一个罕见的局势。故事是这样的：那时商朝作为部族盟主已达数百年之久，商朝的末代君王彪悍异常但性情暴戾，他穷兵黩武，嗜杀成性。一个称为周的小部族奋起反抗，并在数个其他部族支持下，最终击败了数量庞大的商军。周成了一众部族的新盟主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治理问题：如何领导所有部族并继续获得它们的支持，而且其中一些部族的人口和势力比周人强大。当时，华夏大地存在约一千个在文化乃至种族上各异的部族，而周部族的人口估计不足七万，比之于那些人口更多的部族，特别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商部族，周部族人口规模显然很小。正是这个以小治大、以一治多的问题，使得世界政治（而非地方政治）成了政治的首要问题。

周朝诸贤，特别是众贤之首的周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1）解决世界政治问题的成功办法必须求诸一种普遍认可的制度，而非依赖武力；（2）若这种世界制度能使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得到好处，能够促进世界公善，那么它在政治上就是正义的；（3）若这种世界制度能带来所有民族所有文化间的和谐，那么它就能长治久安。依据这些原则，周朝用“天下”观创制了一种世界体制。

三、天下观的古代制度创设

“天下”体制从理论上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理念，它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世界体制。周朝是最早也是少有的几个将其付诸实施的朝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这个观念可以不分年代不分地点地到处实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它毕竟过于陈旧。然而，一些观点却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并且对未来很可能会有所助益。

现将周人的“天下”观阐述如下：⁴

1. 它是一种君王制体系，包含一定贵族统治的成分。
2. 它是一个开放的网络政治世界，有一个最高世界政府和诸侯列国组成。诸侯国的数量根据文化、民族或地理条件的差异而定。诸侯国依附于一个总的政治体制，一如小团体依附于较大的团体那样。天下体系本就是为整个世界而创设，所以它拥抱所有的国家，任何国家只要与体系内的其他国家和平相处都可以加入或结盟进来。
3. 世界政府负责管理公共机构，制定法律，维持世界秩序；它必须捍卫世

⁴尚书；周礼；礼记。

界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从而促进世界共同福祉；它要仲裁诸侯国之间的冲突；它掌控共享的资源，诸如河流、湖泊、矿藏或原料；它有权对诸侯国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审查和确认，对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实行监督，同时一旦某个诸侯国违反世界法律和秩序，它有权组织讨伐。然而，若世界政府背弃正义或滥用职权，其合法性将不复存在，革命也就成了合理合法之举。

4. 诸侯国各自在国内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价值取向上完全独立自主，也即除了它们的政治合法性和必要的义务外，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独立的。诸侯国在政治上的合法性要得到世界政府的认可，同时必须依照各自的生产力和资源比例为世界的公共福利、为抵抗灾害以及为水利治理作出一定数额的捐赠。
5. 从制度上建立的一种平衡机制在维持长久的合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政府直接治理的地方称之为“王土”，面积大抵相当于列国中大国的两倍，中等国家的四倍。世界政府执掌的军力也比那些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要强大，其间的比例分别为 6: 3, 6: 2 和 6: 1。⁵世界政府相对于诸侯国的优势，无论是在资源还是在军力上，都设置了种种规定加以限制，而且同样的制约也应用于大小诸侯国之间。所以，雄视列国的超级强权几乎不可能形成，与此同时革命又是潜隐而实实在在的威胁，遏制着世界政府的横行霸道。
6. 另一个重要政策是人民可以自由的迁徙，去他们喜欢的国家从业。这折射出的是一种 *世界* 理念而不是 *国家* 观念。

以世界视角和谐和万邦原则为特点的天下体系，开创了华夏历史上持续数个世纪之久的和平局面，由于当时地理知识的缺陷，华夏被认为就是整个世界。天下的精神灵魂对中国的政治可谓是影响巨大，即使时至今日，如果对其没有一点儿了解，要想正确理解中国政治也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远在公元前 221 年，当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并吞了其他诸国，建立起秦王朝，由此歪曲了天下观后，从此它便不再成为一种政治追求。周体制的式微同样富有启迪意义，说来荒唐，它衰落的原因竟是它过于美好而至于无法生存。为了维护诸侯国的独立和利益，在制度设计上对“天下”的世界政府进行了限制，可世界政府有限的权力却无以应对列国中枭雄人物的勃勃野心。⁶这种制度设计上南辕北辙的问题给世界合作中的困难提出了警示，驱使我们重建新的天下观念，为世界的未来创立一个更加完美的体制。

四、天下观的哲学重建

“天下”这个关键的中文词，是一个表示“世界”的内蕴丰富的概念。它兼具三层意思：（1）地球或天空下所有的领土；（2）世界上所有人民共同的选择，或所有人民“心中”普遍的一致；（3）由一个世界机制捍卫世界秩序的世界性政治体系。这样的三重语义表明，物质世界远不是人的世界。除非另当别论，一个人道世界，应定义为一种世界性制度的政治世界，而这个制度所反映的是所有人民普遍认可的情感。⁷换言之而言，自然世界如果不是具备一个世界制度的“天下”，那它也就不是 *我们的世界*。

⁵周礼\下官司马；左传\宣公 14 年；陈傅良：历代兵制

⁶史记\秦始皇本纪

⁷荀子\王霸

在天下观念里，世界应被理解为包含着物质世界（大地）、心理世界（所有人共同的思想情感）和制度世界（一种世界制度），所以它是一个内蕴极为深厚的观念，正是通过它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替代了存在论的形而上学。因此说，这个世界仍然是个非世界，因为它迄今还未曾拥有一个代表所有人民和全力实现世界性理念的世界制度。

这一观念建立起了一个世界视角，而不是地方或国家视角。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是最早由老子（公元前580-500）提出的认识论原则，他说：“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⁸这里所反映的是一种政治认识论，而不是科学认识论。

在中国思想体系里，世界总是更多地被当作是一个政治主体而不是科学客体。事实上，科学客体在中国传统思想里鲜有论述，中国思维方式更看重社会问题，而将自然留给了诗歌。中国的贤哲们如此倾心于为政之道，以致对自然界少有兴趣。以政治为导向的认识论，是基于世界由物和事实构成、但只有事实（所谓的事⁹）对我们的生活具有影响这一观点之上的。因此，事实的问题与一个人最是意义重大，而物只是原本的存在，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换言之，自然是本在的但社会是人为的，那么唯一重要的东西是可以做什么事。有鉴于此，一个由事实构成的世界，本质上是政治或道德的世界。一位国公曾求问于孔子（公元前551-479）：人道世界里何事最大，孔子对曰：“政为大”。¹⁰

所以，与伦理相结合的中国政治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替代选择，并将存在的问题转化成了：在就是为。作为取代了存在，正像物只有与事实相关联才具有意义那样。中国哲学更多论述的问题是关系和心灵，而西方哲学更专注于真相和智识。譬如，在中国哲学里，“真相”可说是典型地取决于一定关系而存在的，事实上，不从“关系”的角度出发，没有一个事物能够定义自身。比方说，当我们向某人示好后，我们发现那人是友好的；在另外的情形下，当我们伤害了他时，我们也许会对他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定义某一件事物的是关系，而不是“本质”。这种关系的形而上学，有力地促进了所有人和谐共处的“天下”世界政治体制思想的形成。

五、天下无外

“天下”观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无疑是“天下无外”或“所有人民所有土地尽在其中”。¹¹根据这一原则，谁也不能受到排斥或排挤，因为没有谁从本质上与他者不能亲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视作是“外来的”或“异类的”。

依据这一理论，当世界处于纷扰或无政府状态中时，那么一个国家或政府是无法置身于动乱之外的，纵使在那些秩序井然的国度里，冲突也在所难免。一个政体的外在秩序始终是其内在秩序的必要条件，因此，外在的问题甚至比内在的麻烦更其严重。唯有外在的概念不复存在时，一个政治体制才能够宣称其置身于普遍和永久的和平之中，换言之，无人无物能被排除在外，诚如秦朝宰相吕不韦（公元前？—235）所言：“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¹²为安享普遍长久的和平，一个完备高效的政治体制应该尽可能做到涵盖广泛，这样才能有助于形成一个世界性政治体制，将一切尽

⁸老子\道德经\54章

⁹参见：淮南子\汜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

¹⁰礼记\哀公问

¹¹诗经\小雅\北山；蔡邕：独断\卷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汉记19

¹²吕氏春秋\卷13\论大

收其中并保护起来，任谁都不会被当作外人对待。

没有外人的思想与没有“异类”的思想是携手并进的。若非如此，一些群体就会受到歧视，其借口就是他们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有个古老有趣的论点宣称，上苍无所不在，上苍不欺公道，上苍不偏不倚。所以，“天下”的原则应该是公平地对待天下所有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¹³这可以说对中国人反对某一宗教独霸天下，反对“上帝的选民”这一观念作出了很好的说明。把一部分人称为“异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每个人生来都有权享有天下，任何人都不应被当作外人。

“天下”的核心思想是依照家族的形式重构世界，以此将世界改造为适合所有人生活的家，正像它本来应该的那样。有个古代故事，很能表现这一思想：荆国有个人丢了弓却不怎么思量着去找回来，他解释说：“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听说后评论说：“去其‘荆’而可矣。”老子听说后进一步评论说：“去其‘人’而可矣。”¹⁴

依据这种“天下无外”（inclusion of all）的精神原则，开创一个“着眼于天下人的世界”今天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的根本性必须，当然这样的世界尚未面世，但应该是一个努力的目标。

六、首要任务是建立一种世界制度

“天下”观坚持以一个世界制度为必要前提。如前所述，世界的动乱必然会波及各国。照此所言，“国家”的概念当包含于“世界”概念之中，而“地方政治”只是“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与西方的政治思维全然不同，世界在这里被看作是总的政治框架，国家和国家间的规模只不过是其中的分支而已。整个世界，而不是国家才是哲学的关键问题。这样，建立一个确保世界秩序的世界制度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第一要务。

如同前面所言，周朝选择了世界，而没有选择国家作为政治思考的出发点。作为整体的世界是最高的政体，其领导贯穿至下面各级政治单位。这被认为是所有下属单位，如民族国家或其它政治社区拥有秩序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始终是中国政治理念的核心所在。它包含一个由天下、国家直至于家庭组成的等级，与西方的民族国家、社区、和个人相对立。

显然，西方的政治体制在哲学层面上显得不够完备，至少从将政治主体分为天下、国家和家庭的中国视角而言是如此。缺失一个作为最高政体的世界制度这样的不完备是很危险的，因为世界缺失了照料。西方创制的民族国家制，如今差不多已被普遍采用。而缺失一个最高政治权威，恰好阐释了我们无法消除国际争端的原因，这些争端是不可能通过联合国或其他现有国际组织得到解决的，因为这样的组织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之上。按照设定，国际组织是根据相互关系来处理问题的，它们充其量也就是受制、并从属于民族国家体制的辅助机构，在该体制中，至关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普遍的利益。所以它们不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严重的冲突，因为国际视角始终受到国家利害关系的制约。质而言之，所谓“国际性”是个似是而非会引人产生错觉的概念。在分析论和方法论的框架里，能辨识出真正的世界政治问题的是“世界性”，而不是“国际性”。国际性的概念是不适合于应对世界性政治问题的，更为糟糕的是，它甚至会将那些需要加以重组和解决的真正问题遮掩起来。

¹³吕氏春秋\卷1\贵公

¹⁴吕氏春秋\卷1\贵公

国家视角和国际视角大行其道过后，如今世界视角理应成为普遍认可的政治思维框架。政治哲学，或者说政治科学，除非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引入其中，否则永远也不会完备。唯其引入了那样的视角，世界政治的问题才能予以彻底的理解。天下理论的构想，就是要重新思考世界的问题，诸如世界的秩序和治理、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以及文化碰撞那一类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通常都被种种的国际理论扭曲得面目全非。

国际视角以及民族国家意识，是由《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精神衍生而来，照该精神所言，没有任何政治视野比民族国家利益的视野更为重要，其结果所导致的是国家利益上的不停讨价还价和紧张的利益平衡。由于缺少相互合作的理想作为基础，它们所涉及的也就是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以及寻求此等利益间必要的（虽说是极不情愿接受的）平衡而已。而天下观的世界性理论，其优势恰恰来自于其视角的开阔眼界，它超越了国家利益，引领我们去思考更加异常宏大的语境，其中即便最为复杂的问题也会得到识别和解决。

七、从政治移位到伦理移位

国内和国际视角内在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效果和潜在影响。譬如，国内民主总是被看作理所当然之事，而国际民主在多数自由主义者看来却是不可接受而且也是实际行不通的。究其真相，原来是国内民主可以强化对世界的帝国霸权，国际民主却正是要消解这种霸权。这样一种理论上的相互抵牾，在政治制度被认为无法普遍移位之际，损害了政治理论的普适性。

一种政治制度，如其能够普遍加以应用，也就是说，如其能够适用于一切政治单位，能移位至所有政治层级或体系，则该制度就是不可撼动的。如果不是这样，那它就会因为过于偏颇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纵然令人艳羡如民主这样一种制度，若是不能在国际范围内、而非仅在国家范围内加以实施，那么在政治上它也会证明是有缺陷的。美国之所以正丧失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原因就在于这一点，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玩弄着不同的政治游戏。

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哲学所寻求的是政治制度的完备无缺，它深信一种制度当且仅当其能应用于所有政治层面——从最低层到最高层，从地方范围到世界性范围——并由此成就一个普遍的政治体制时，才堪称是一个完美的制度。至少其理论目标上是如此，那就是在从世界到国家再到家庭的所有政治层面上减少冲突和矛盾，从而形成一种“政治连续体”（political continuum），这样其中的任何一个规模的政治都可以在结构上向他处位移。因此，世界、国家和家庭在其各自的治理上需要协调一致，使其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业已证明，政治治理必须是从最上层到最下层进行移位的治理，因为较小的政治社会总是受制于较大的政治社会的。这意味着较大政治社会的治安，始终是较小政治社会治安的必要保障。墨子（公元前468—376）认为，世界纷乱始于利益冲突和意见不和，唯有通过政治领导才能达于治。世界地域过于广阔，不可能仅由一个最高形式的政府进行管理，因此应该划分为许多次级国家和其他更小的单位，这样，若是一个政治制度能够“有上而下，而不是由下而上”的进行位移，则必然会达到很好的治理。这是一个由“天下”至国家再至家庭的自上而下的序列。既然由于利益冲突和意见不和，家族的合并未必会组成和谐的社会，那么民族国家的联合也不会理所当然地确保成就一个和谐的世界。¹⁵墨子学

¹⁵墨子\尚同

说的言下之意，是不信赖国际“联合”能够解决对抗问题。

另又证明，一种普遍政治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应该显示道德的正义，即如果它与道德的正义相称，那么其政治合法性就是正当的。因此，中国哲学始终坚持将伦理位移当作政治位移的后盾。全然不同于政治位移，伦理位移被认为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也就是从家庭到国家直至“天下”，这是因为伦理应该植根于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之意，被认为是人类爱心、和睦、相互关心并相互负责的天然基础和有力证明，是“人道竭矣”¹⁶最集中的模式，它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为在所有政治层面加以普遍推广的伦理范型。采用治家的相同办法治国乃至治“天下”，这可是为人们广泛认可的儒家原则。¹⁷其间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那就是治理世界若是不采用治家的模式，则世界安宁无望。

政治位移是自上而下由“天下”到民族国家再到家庭展开的，伦理位移的实施刚好是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形成了两者之间互证对方正当合理的一种关系。这就表明了存在着一个政治变位的原则，换言之，一种政治体制当且仅当其同时建立起一个合适的伦理体制时，它才是正当有效的。这可以成为判定政治正当合法的标准，从而使得西方的政治思维受到根本的质疑。简而言之，西方形而上学预设的完全自主个体的存在，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霍布斯的猜想）继而必然又引出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就是相互为敌的观念——一个西方政治思维赤裸的表述。若是顺沿这一观念，那么相互合作将始终是困难的、受限制的而且永远是不稳定的。作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可以遗憾地说，它始终也无法超越纳什的均衡。西方政治从个体到民族国家乃至帝国体制的逻辑，是对世界的拒绝如果这一逻辑为所有国家所仿效，那它最终会事与愿违，造成反噬。关键的一点是：一种思想或一种策略若是会产生反噬，那它就是有缺陷的，因为其在被普遍效法后自己挫败了自己。

天下体制若是得到普遍仿效，则很可能会大获成功，至少在假设的情形下是如此。它给世界倡导的是和谐政治，在这个世界里，国与国无论远近，无不往来密切，而不是区分自身和他者的敌视。在一个没有敌人或者说 *hostis*（施密特，1996：28）的世界里，和谐也就成为了可能。这也许是开创一个天下人之天下的唯一通道。

八、和谐策略和孔子改进

在《尚书》的第一章，下面这句话世人认为是最大的政治目标：“协和万邦。”这些很可能是最早论述和谐的语言。一个和谐的世界远比一个冲突的世界（或者依笔者所见，一个“非世界”）更加令人向往，而和谐恰恰是最佳的合作。

在中国思想里，和谐是不同事物共同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存在条件，通常定义为不同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成就，或完美搭配，而不是事物的 *相同*。不过更深刻地说，与相同相对立的和谐本而言之是一个多样性而非单一性的问题。和谐的这一定义可以上溯至公元前 530 年进行的一场重要辩论。

据《左传》记载，有一个诸侯曾说，他最欣赏那些见识与他相同之人，因为相同就意味着和谐。然而，他的宰相晏子（公元前？—500）坚称和谐与相同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和谐应该是不同事物间的相互提高，进而促成共同拥抱的合作，而相同则削去了各种可能的前景，唯留一途而已。他解释道：“和如羹焉

¹⁶礼记·大传

¹⁷大学；墨子·尚同下

……君臣亦然……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¹⁸

在另一场辩论中，进一步的论证表明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具有价值的必要条件。一位叫史伯的史官在另一部古籍《国语》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¹⁹所以说：“和故百物不失。”²⁰音乐是阐释和谐构成的最佳例子之一，恰如《左传》中所述：“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²¹

和谐作为共存的一个原则在中国形而上学里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哲学追问的是形而上学的关系，而不是存在论的存在。一个作为事物“本身”之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是很陌生的，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每个事物都只能由相对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定义。这就意味着是关系而不是事物需要有意识地细加研究。从关系的观点来看，谈“一个本来情形的事物”是不切实际的，一个事物从来也不会有单独的本来情形，它是在其涉及到的一定关系中成就的某个情形。一个“事物”并不是真实的在场，它只不过是有助于表述的一个语言发明物罢了。因此，关系是一个事物作为事物在场的存在论的条件，以至于存在以共存为前提，共存决定着存在。这一哲学逻辑，对于清晰理解和谐作为事物构成关系的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相互合作与和谐之间存在着一个细微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别，它令我们想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合作的基本原则可以看作是，“你有活路也让我有活路”（live-and-let-live），而和谐则是一种强化的原则，意指“你有活路当且仅当我有活路（live-if-let-live），和“你发达当且仅当我也发达”（improve-if-let-improve）²²。显然，和谐策略所指的远不是仅仅的一般合作而已。和谐的游戏寻求的不仅仅是公平博弈（fair play），在别无其他选择的任何给定游戏中，公平博弈无疑是所能期望的最佳际遇。然而，令人称道的公平性，很可能会遮蔽一个微小但很严重的游戏本身的不公正：即游戏的各个方面如目标和规则的设置，若是不为所有博弈者一致认可，游戏就有可能是不公正的。人们不仅要求公平博弈，还要求有权利选择比支配权势确定的更好游戏。而和谐博弈则可能会创设为所有博弈者一致认可的游戏。中国形而上学对关系的注重改变了游戏的目标，继而也就理所应当地在所有博弈者间构建起和谐的关系，使得普遍的利益而不是单个博弈者的利益最大化。

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致力和谐的策略这个关键点：（1）对于任意两个博弈方X、Y，和谐是一个互惠均衡，其中的X和Y将命运共享，休戚与共，以至于X能够获得属于X的利益，当且仅当，Y也能够获得属于Y的利益，同时，X如果受损，当且仅当，Y也受损；并且（2）X成就自己，当且仅当，Y成就了自己，以至于促进Y成就自己成为X的首选策略，反之亦然。简而言之，致力和谐的策略就是要创立一种必要而且必然相互成就的游戏。和谐互利互惠的公式是一种比帕累托式成就更优的社会状态，当然，如果帕累托式成就与和谐成就正好重合又另当别论。出于对孔子的敬重和纪念孔子对和谐理论的重要贡献，我愿意把这里的两个和谐策略称作“孔子均衡”（Confucian equilibrium）和“孔子改进”（Confucian improvement）。

¹⁸左传\昭公20年

¹⁹国语\郑语

²⁰礼记19章；

²¹左传\昭公20年

²²孔子金科玉律的进一步延伸。

九、当代问题的实用意义

在当代语境里，天下的模式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联合国，因为两者都应该是旨在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然而不得不遗憾地说，比之于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间的本质差异更为巨大。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拥有治理世界之实权的世界机制，而只是一个为各自国家利益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的组织。因此，它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真正的协定，其原因是人人都是一心致力于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智而自私的个体。为了调谐分歧，联合国一直大力宣扬理性的对话，以取代不理智的冲突，然而，这一做法无疑未能达到预期的那种效果。诚然，理性的对话减少了战争，但却并未能减少冲突。尤其糟糕的是，联合国没有实权，所以无力抗拒某一个超级大国凌驾于世界之上。

联合国模式所依据的是国际民主和理性交流的理想状态，大体上说，就是伟大的希腊传统辩论会场的一种延续，不过，可惜的是联合国只是一个没有城邦的辩论会场。因此这就形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辩论会场，若是制度上做不到构建完善，很可能引起混乱和纷扰。很显然，联合国还远不是一个完善的世界辩论会场，原因是世界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还没有形成。全然不同于普通民众心头的幻觉，我们迄今尚未找到最完美的民主思想。事实上，民主可能会被权力金钱和市场所扭曲，可能会被那些确定策略的投票所误导（一如阿罗理论 Arrow's theorem 所证实的那样），甚至会荒唐地引发纳粹德国给世界造成的那种巨大灾难。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民主并不必然会带来公正、仁爱与和平。至于说理性的交流或对话，它们同样会面临严重的困难。理想情形（如哈伯马斯计划 Habermas' project 里的那种）下的交流有可能会达成相互理解，但未必会达到相互接纳，这是因为理解不可能保证接纳。所以，理性交流计划不可能达成一致，因为对接纳的问题它无法忽略不计。事实是，从理智的相互理解并不能必然过渡到心灵的相互接纳。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他者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他者之心而非他者理智的问题，须知心灵是不容易妥协的。²³

我们还是回到联合国的问题上来吧。就社会关系而言，一个国际社会类似于某一单个社会，所以它也就承继了单个社会所有的问题。而且，一个国际社会，由于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常只会治理得更差。事实上，正如有目共睹的那样，一个超级大国可以轻易颠覆掉一个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权威。问题是，联合国仅是一个联合组织，远非一个具备同一世界制度的世界政府，它只不过是设定为就民族国家利益（与世界整体的利益风马牛不相及）进行谈判的一处场所。显然，恰如吉登斯（Giddens）所指出的，它看上去是在强化而不是削弱民族国家制。一个没有城邦的辩论会场是行不通的，差不多与此同理，一个缺少同一世界制度的世界组织也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假象罢了。

未来的世界制度问题多少也成了我们的题中之义，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正在解构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有可能一个或若干个民族国家会嬗变为新的帝国。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新近打造的美国“帝国”，它继承了现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借助于霸权或者按美国人喜欢讲的“美国领导”，由实施殖民统治转变为对世界进行强权统治。这个“大帝国（omni-empire）”感到全球化为自己的权力世界化提供了最大的机遇，所以在全球化的帮助下，它

²³赵汀阳：对哈伯马斯交流论的批评 2003

所寻求的不仅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还在文化和对知识控制上的主宰。不过，似乎一些美国人所要求的还不止这些。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美国帝国的问题也许更应该说是“帝国扩张不足”（imperial understretch），而不是常受谴责的那种“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他呼吁美利坚合众国要努力加强“软实力”，以便与其“硬实力”相呼应。（奈，2002）这个大帝国所渴求的不仅是做一个赢家，而且是要成为所有游戏规则制订者。倘若任何博弈者同时又是其所参与博弈的游戏规则制订者，那世界定然会天下大乱。美国帝国永远也不可能将世界带入欢乐的“历史终点”，而只会带来世界自身的灭亡，因为对于被挫败和绝望的国家而言，最好的策略就是不择一切手段，包括全球化提供的危害性机遇，将世界秩序彻底打碎。

世界已经迷失了方向，这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全球化似乎正将我们从民族国家时代引入一个模糊不清的新纪元，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全球化已然席卷了所有国家、所有社会和所有文化，其波及之深，当真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舍。这正是为什么说一个世界性制度将会成为未来的重要问题所在。如同已经论述过的，若是缺少对秩序与和平负责的世界性制度，这个世界将不是一个世界。自然的世界早已诞生，但一个人道的世界还有待创立。以“天下”为视角的*世界的重生*需要以世界为导向的政治改革，以顺应于面向一个全新世界观和全新政治分析框架发生的哲学转型，借助这些新的世界观和框架，所有*世界之中的问题*将被重新阐释为*世界的问题*。本文讨论天下观的缘由就在于，将其作为重新思考现行政治问题的一个方法，作为确定一个世界性制度的参照点。依我之见，一个宜人的世界可以基于两个主要观念之上，即*辩论会场*和*天下观*，在这里希腊和中国的传统交融相会。当然，这两个观念理应加以更新和重建，以适应当代的实际情形。